

文化工作社

譯文叢書

塔杜須先生

波蘭·密子·吉維支著

孫用譯

文化工作社

譯文叢書

(二輯之三)

塔杜須先生

孫用譯

波蘭·密子·吉維支著

一九五〇年十月印行

書叢文譯社作工化文

生先須杜塔

著 者 宿 子 吉 雄 文

譯 者 孫 用

發 行 者 韋 秋 琛

發 行 所 文 化 工 作 社

分 銷 處 聯 營 書 店

上海北京路七三弄五〇號二樓

上海·北京·漢口·廣州

印 翻 准 不 ★ 有 所 權 版

版 初 週 月 九 年 〇 五 九 一

編號【淡068】印數0001—1500對：譯者

關於作者及這作品

上

亞當·密子吉維支，波蘭最偉大的詩人，於一七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於立陶宛明斯克省諾伏格羅特克城，他的父親是那城市的公家律師，也是附近的一片叫做查奧樹的小小的產業的主人。

這詩人，在他父親的故鄉的自然美之中，度過他的兒時，又在他熱愛的，虔敬的母親的影響之下長成了。一八〇七年，這八歲的孩子就進了那地方的聖多米尼克教派的模範小學，那里有很多的時間，從事於遊戲，運動，以至軍事訓練。

在一八一二年，他的家庭和他的國家遭了兩件大事，大大地震動了這少年的靈魂：五月間，他的父親死去；七月間，拿破崙的和波蘭的軍隊衝過諾伏格羅特克城，去攻莫斯科。關於這一次為全波蘭所滿心希望地祝福着的戰爭，他以後在給他

的朋友雅奴須吉維支的信中，描寫着他的印象道：「我很記得一八二二年那一年……那時在我父親死後，我穿着喪服。我站在街上，望着進來的波蘭軍隊，我快樂得哭了……」與這相關，在塔杜須先生第十一卷的偉大的開始中，他稱之爲「希望的春天」，用這樣的字句結束：

我依然望着你，美麗的夢景！

我，生於羈轡之下，裹着鐵鍊，

世上，我只有一個這樣的春天。

在這快樂的春天之後，就來了長長的又恐怖的冬天，大軍中毀滅者的血影在死寂的，蓋滿了雪的田野上爬着。

到一八一五年，中學畢業之後，密子吉維支就到省會維爾諾升學去，那里的波蘭大學正當全盛的時期，保有着全部優越的科學上和教育上的權威，這給予密子吉維支以關於自然科學、言語學、文學的堅強的基礎，使他有了自立的工作的活力。

在其時的大學生之間，有着最高尚的傾向：德性的生活，勤勉的工作，對祖國的熱愛，以這名爲「愛學和愛羣」的祕密結社爲中心，這詩人也加入活動。理想的

友誼是那麽有力，所以就是以後的政府的迫害，也不能撕裂他們的連系。

在一八一九年畢業之後，年青的密子吉維支就做了科甫諾的中學教師，他又開始寫詩，在維爾諾分兩冊出版（一八二二年），包含了謠曲和悲歌，以及美麗的韻文故事格拉琴娜，寫着一位立陶宛的公爵夫人，她爲了祖國，英勇地犧牲了自己，此外還包含了兩卷戲劇性的描畫，祖先，在此，這詩人畫出了古代立陶宛人的祭祀儀式，還有他自己對於瑪麗拉·惠勒須查卡的不幸的戀愛故事。這表現了，經過憂鬱的深思的一切最微妙的過程，經過從感觸、悲苦、咒詛、威嚇、冷淡，一直到失去意識而至於發狂的爆發。這兩冊詩爲全波蘭贊美地接受了，成了波蘭文學中新興的偉大的羅曼主義時期的宣言，這時期的最輝煌的名字是密子吉維支、斯洛伐茲基、克拉辛斯基。

一八二三年，這詩人辭去教職，又到了維爾諾，同他的朋友和同學一起。可是這幸福並不長久。大學裏的俄國管理員諾伏西爾卓夫發覺了這祕密的青年團體。隨之而來的是大批的檢舉和拘捕。密子吉維支也被捕，判決了六個月的監禁，由此引起了他的精神的革新：那個不幸的愛人古斯塔夫在他心中死去，而產生了一個民族

的精神上的首領康拉德，後來的祖先第三卷中的英雄。一八二四年四月，密子吉維支開釋了，然而他仍須在維爾諾留居半年，以待政府的後令，最後，將這些開釋了的犯人都遷居到俄國很遠的地方去。密子吉維支也不得不離開他的可愛的家立陶宛，以後也就沒有重見的日子。這詩人開始了許多年被迫的流浪生活，其間他的精神強有力了，永遠向着更高的飛行。

他的行程中第一個停留站是彼得堡，那里，這詩人認識了那位波蘭的畫家和神祕宗教家奧勒須吉維支，在他後來的精神生活上，是並非沒有影響的。到一八二五年一月，密子吉維支離開了彼得堡，到了奧特薩，他本來可以在黎塞留中學得到一個位置；但是那里的政府卻不許可。這詩人加入了奧特薩的社會生活，學習意大利文，寫作了他的戀愛的十四行詩集，這些的藝術價值很是偉大：用語的簡潔，靈魂的和諧的細緻的描寫，以及格式的精妙。——關於他到克里米亞去的那次海行的收穫，是一本克里米亞十四行詩集，其中充滿了偉大的，威嚇的和粗野的自然力，畫着出於贊美的和出於嚴肅而深沈的思想的圖畫。

在這克里米亞旅行之後不久，這詩人就旅行到莫斯科去，爲了擔任一個不很合

意的事務官的職務。那裏，他加入了詩人和科學家的團體，與偉大的俄國詩人普式庚相識，訪問了各文藝集會，處處都愉快地受到尊敬和崇拜，因了他的坦白的行動，深澈的心靈，以及輝煌而敏捷的才幹。

在莫斯科（一八二七年），這詩人完成了，由於他的爲祖國謀生存的勞心，個人的生活經驗，心的痛苦，焦慮和沈思而產生的那篇偉大的詩康拉德·華倫勞特，寫着那作爲十字軍的古代立陶宛人的戰爭。他又一次，雖然不能全盤露骨地，講述了立陶宛的歷史，牠的背景顯示了祖國愛的力量，集中於那位英雄的靈魂，他不顧一切法律，除了他自己的力的意志和祖國的拯救。這詩喚起了很大的熱心，不只因了愛國的政治傾向，並且也因了出色的藝術之美：豐富的想像，感人的力量，主要人物的描畫逼真，和語言的格式精美。

康拉德·華倫勞特通過了在彼得堡的較爲自由的檢查，這詩就在那里於一八二八年出版，然而立刻，那個知道底蘊的人，維爾諾的青年團體的迫害者，諾伏西爾卓夫就加以注意。他看出了那危險的趨勢，以爲至少應該將這詩人放逐到更遠的俄國地方去。——虧了頗有勢力的友人之助，密子吉維支得到了允許，旅行到國外

去，或者說得正確一點是終生脫離祖國。

一八二九年五月，離開俄國，出了克朗斯塔特，這詩人到了柏林，聽到了哲學家黑格爾的講義，然而並不接受他的理論。其後，他到了德勒斯登；在布拉哈，他認識了波希米亞詩人漢卡；同了他的朋友奧狄涅茲作伴，他很快地到威瑪去，拜訪那位他所敬服的，年老的，偉大的浮士德的作者。之後，密子吉維支經過瑞士和意大利的各城市，到了羅馬，在那里的深刻的印象，超越了以前旅程中的一切印象。

一八三〇年，這詩人在瑞士度過，回到羅馬，他才知道了波蘭革命的消息。在一八三一年，他打算從巴黎回華沙去，然而不成功，他只到了普魯士波蘭，因為不能越境，就在那里過了幾月，遇到了一羣波蘭的流亡者，他們是在波蘭的戰爭失敗之後，跑到法國去的。

一八三二年，密子吉維支又到了德勒斯登，在那里，他寫成了他的最高翔的主要作品，祖先的第三卷，是一種靈感的爆發，這達到了普羅米修士反抗不顧大眾的上帝的高貴的心情。詩人康拉德感到了他自己的超自然的力量，把民族的一切苦難

都集中於自己的心頭，傲然地要求管理靈魂，以拯救他的民衆。上帝在神祕的朕兆之下，宣示了給予波蘭的一位救主，然而不是給他，而是給自己的謙卑的僕人，抱着未來的幻想的聖彼得。——不久之後，跟着是民族之書和波蘭的信仰之書，都對於民衆指示着內心的再生之路，依賴着對於犧牲了的波蘭的復興的信仰，在已經同上帝友愛而且和解的未來的新生的人類中間。

就在這一八三二年，這詩人住在巴黎。在一生的靈魂的震盪之後，爲了避掉這城市的嘈雜和移民的黨爭，密子吉維支在兒時的回憶中尋到了慰安，那一處地方是所謂「神聖而純潔，像初戀一樣」的。他用了愛戀的眼光望着牠，想從之汲取可以療治自己的和國人的苦難的香膏。這樣的正是他的史詩塔杜須先生的心理的產生，他從一八三二年十二月開始，到一八三四年二月完成。

可以說是，同了塔杜須先生一起，密子吉維支的詩歌活動也了結了。現在佔據他的靈魂深處的是：不曾解決的工作，民族的和個人的要求，以及神祕作家的研究。——一八三四年七月，這詩人和采麗娜·希瑪諾甫斯卡女士結婚。他的家庭漸漸增大了，隨之是維持生活的物質上的麻煩。這詩人著作了兩部法文的戲劇：雅

各·雅·辛·斯·基·和·巴·爾·同·盟·盟·員·們·，然而都不曾在巴黎的戲院上演，最後簡直似乎在戲院經理的手中遺失，所以只剩下了幾個斷片。——接受了瑞士羅讓地方的拉丁文學講席，密子吉維支於一八三九至四〇年的學年之間，在那里講學，其後，就被聘到巴黎，擔任法蘭西大學的斯拉夫文學系教授，那里，他很滿意於他的心悅誠服的，不願離開他一刻兒的聽衆。

在一八四一年，巴黎出現了那一位神祕學者托維安斯基，這詩人全然信服了他的理想。於是，這詩人的講義就成了關於救世主義，關於新歷史哲學、新哲學、新歷史，尤其是關於新人的理想的功課了。用了超人的靈魂上的掙扎，密子吉維支綜合了過去，現在和未來，將這貢獻於民衆和人類之前，作為前進的目標。一八四四年，法國政府就給以強迫的假期，這偉大的人物的不幸的日子開始了；他和苦難鬭爭，但是他依然忠於他的使命。

當一八四八年，又來了一次民族的虛偽的春天，密子吉維支跑到羅馬，去勸說新任的教皇庇護九世，作為被壓迫民族的保護人，勇敢地進行。因為教皇並不聽取，他就組織了一隊為意大利的自由而作戰的波蘭軍，凱旋地經過全國，從羅馬到

麥斗蘭納。回到巴黎，他創辦了一種帶有民主傾向的法文刊物民衆論壇。

一八五二年，密子吉維支收到了法蘭西大學的正式免職書，他們給他一個軍械局的圖書館主任的位置。然而這詩人並不安於度過他的老年。在一八五五年東方的戰事爆發了之後，他又在君士但丁堡出現，組織軍隊，卻做了當地流行着的霍亂症的犧牲。他於一八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防地上哨兵一樣地死去，他一直到最後一息，還是爲了祖國，爲了人類服務。他的遺體運到巴黎，葬於蒙摩倫西墳場。到了一八九〇年七月，改葬於波蘭克拉庫夫的伐佛爾王家葬地。

「塔杜須先生，或在立陶宛的最後的襲擊，一八一一及一八一二年間貴族的歷史，亞當·密子吉維支所作詩十二卷」，這是詩人自己擬定的他的傑作史詩的書題。他本來只想寫一篇「和赫爾曼與陀羅特亞一類的牧歌」，可是在創作過程中，牠的結構卻時時擴大了起來，最後他竟寫成了近代文學中獨一無二的偉大的詩，牠的主題，史實的運用，以及整個過去了的社會中生動的人物——使全篇描出了荷馬似的塑畫和奧林帕斯的沈靜和明麗。這詩人表現了對於他是熟識而親暱的過去的一

切，包含了一切詩意的以及從懷鄉的三稜鏡中所見的，穿着迷人的外衣的世界；所以其中一切都是生動的、清晰的，又完美的。因了這詩人將這整部作品限制於很小的空間和極短的時間（前十卷的一切行動不過五日，從星期五到星期二，而後二卷則還不滿二十四小時），所以他能夠用了幾乎一萬行的詩句，描寫得那麼廣泛，並不漏掉一個人和一點事物。以美麗的色彩和偉大的真實，描寫了官吏和貴族，農夫和猶太人，他們在宮廷，在別墅，以及在村舍從事於工作和祈禱的生活。這偉大的詩人說明了他的立陶宛波蘭故國的整個文化、風俗、願望和志趣。他也一樣精緻而美麗地畫出了整個自然：有星星和雲朵的天空，有急流和池塘，有野獸和家畜，有森林、田地和草原，有花園、果樹、菜圃和花朵的大地。在這作品中，一切都是驚奇而美麗地交織着，沒有一點兒多餘的東西。

在「英雄」這詞兒的習慣的意義上，這詩並不是英雄的。塔杜須先生，本來是給予開始寫作的牧歌中那個主要的愛人的名字，並不是一位英雄，不過像歌德的赫爾曼一樣，一個勇敢而良善的青年；這故事裏的唯一的人物是一個悲劇的角色，雅采克·索柏利查，兩家之間的衝突的起因者和犧牲者；這史詩的實際的主要對象和

英雄是全民族，他們自己的特殊的生活，他們的誠實善良的天性，他們的純潔美麗的品格，他們的對於祖國的全心的愛，以及他們的爲祖國犧牲的準備。超乎牧歌之愛的範圍，——此不過結合了，尤其感到興味的兩個愛人和他們的關心者；也超乎兩家之間的重要衝突的範圍，——此又不過使四周的，一地方的人物發生趣味；遠在這些家庭中和家庭間的關係之上，塔杜須先生有第三種的，最高超又最廣泛的範圍，牠以全民族的興趣，交織了那故事；在這整篇的故事中，一切眼睛都滿是希望地望着聶門河的那一面，那里，在立陶宛的邊界旁，駐着拿破崙的軍隊，渴望了長久的全波蘭的解放者。全民族準備着爲他接收，青年們都跑到他的隊伍裏去。這詩的結末，金的和銀的鸞旗就當真在索柏利卓伏出現，在牧歌的故事上增加了民族史詩的性格、價值和偉大了。

波蘭的政治上的地位，爲了使讀者更其明瞭起見，說明於下：一七九五年，波蘭在三個鄰國之間最後的分裂以後，大多數的波蘭愛國者都離開了祖國，到國外去幹復興的運動。亨利克·童勃洛甫斯基將軍到了意大利，那里正進行着法國的戰

爭，他就和拿破崙議定（一七九七），組織波蘭的軍隊，這先去幫助法國，然後直搗波蘭，以獲取牠的獨立。許多波蘭的戰士響應着童勃洛甫斯基的吶喊，建立了有名的波蘭軍，這在童勃洛甫斯基和克涅謝維支的指導之下，在意大利，在德國，在西班牙，爲了法國流血，等待着拿破崙來幫助他們爲獨立而戰爭的日子。到了呂內維爾和約（一八〇一），拿破崙卻忘記了波蘭，他又派了那軍隊的大部分，在雅勃隆諾甫斯基親王統率之下，去征伐聖多明谷的反叛的黑人。一直到一八〇六年法俄戰爭爆發之後，拿破崙才記起了他的波蘭的同盟者。童勃洛甫斯基再幫助拿破崙作戰，在耶拿之戰之後，他攻進了波茲南。在第爾西特和約（一八〇七）中，拿破崙寬容了俄國，只從普魯士波蘭的一部分建立了獨立的華沙大公國。波蘭人都希望着，在與俄國作戰之後，拿破崙一定會將四分五裂的祖國合而爲一；所以，他在一八一二年帶了他的軍隊去攻莫斯科，也就跟隨着在約瑟夫·坡涅托甫斯基元帥和童勃洛甫斯基將軍領導之下的波蘭軍隊。到了立陶宛，拿破崙宣稱，他在進行着第二次的波蘭戰爭。塔杜須先生最後兩卷所歌詠的，正是波蘭的將軍們帶了他們的軍隊開到立陶宛的很快樂的時候。

下

塔杜須先生並非一時的感興的結果，而是漸漸在作者手下形成的。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八日，密子吉維支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寫着：「我正着手寫一篇貴族生活的詩，用赫爾曼與陀羅特亞的體裁。我已經寫下了一千行了。」他顯然是計劃一篇根據了塔杜須和佐霞的戀愛故事的，並不很長的鄉村牧歌……後來，密子吉維支卻以拿破崙侵略俄國的史實，作為他的詩的政治背景，他將他的鄉村牧歌變而為民族史詩了。……

密子吉維支的全部作品，都顯示着兩種特質：一是情感的緊張，這有時陷於感傷，有時又升為抒情的熱烈；一是驚人的真實，不但對於他個人所經驗的一般印象，連對於這印象的真正的事實，雖渺小如人物和地方的名字也如此……這偉大的羅曼主義的詩人，同時也是波蘭第一位現實主義的小說家。（錄自諾伊思：塔杜須先生引言。）

對於密子吉維支的最後傑作塔杜須先生，必須着意於牠的種種主旨的驚人的和諧。其中雅采克的故事的悲劇色彩，由於復興民族的希望所引起的歡愉的尾聲，作者對於他的奇特的人物的溫情的微笑，神話似的清楚而明朗的氣氛——這一切混和了，加強了這部有非常的藝術效果的傑作的影響。

關於作者，這他的少年回憶的神話，最可注意的是，竟成了他的白鵲之歌，他的向詩歌的神異之國的訣別。後來的多少年中，滿是個人和民族的困難和掙扎，他的詩琴沈默了；這詩人正當三十六歲，最合適地成了在實際的政治中爲自由而鬥爭的戰士……（錄自克謝查諾甫斯基：波蘭羅曼主義文學。）

在我們這一代，沒有一個歐洲的國家，保有像塔杜須先生一樣的史詩。這是一篇吉訶德先生和伊里亞特混合了的作品。這詩人站在過去的時代和我們自己的時代之間的界線上。在他們死去之前，他已經見到了他們；雖然到了現在，他們卻不在了。這顯然是史詩的觀點。密子吉維支用了名家的手法，完成了他的工作；他使一個過去的時代不朽，這永不至於再消滅了……塔杜須先生是一篇真正的史詩。不